養吾齋集

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養吾齋集卷二十三

元　劉將孫　撰

論

天地之中數如何論

陰陽之消長其漸可知也氣不頓進而惟中可以候之中不在前漸不可見中者漸之積也論氣則積漸以故中論數則即中以明斯天地之化雖渾淪磅礴而不可知然原始[illegible]見矣理無獨必有對不

離而為配則亦無獨也原其始而知一之所由生要其終而知十之所以成執其兩端而五六見矣自此而進進而為盈而其七其九其漸可知也自此而退退而為減而其四其二其漸可知也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中五為衍母而黄鍾為律本不觀於黄鍾則吾何從而知其損與益哉夫數生於律律生於氣固也或者謂非數無以知律雖謂數先於律亦可也數猶繩也律以權氣則氣亦物也氣至權移而低昂者責於繩凡天下之物

首高而尾下者特無定在以尾權首則一高一下其定在終古不可得也繩一立而天下之銖兩定矣寸尺數也以寸尺衡氣則雖謂律生於數無不可也人無能知律者非不能知律也不知數也吾且即數以明之自一而十三尺之童所能知也而一之所從生也亦知之乎一之生也始於畫畫則其乾也命之以乾則所謂九也天地之初止此矣有乾而後有坤則一者離而二也非二之外別有所謂一也此氣之所以有配而數之所以

不能無待者也進而至於五焉中矣然而猶有待也何也非六則無配也配五而為六則五五配而為十亦沿是而推之矣及其為十也遡而求之則六者亦中矣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人以其自六而上為順長之數以為積而至十者猶其積而至五也然而非也五六合而生者皆其子矣故其九也即其始焉之一者也所謂乾也逆而數之則六即坤也令之所謂六者即昔之為二者也雖積而為十十亦耦也耦則其二也故從中而論自一

積五則五為中自十遡六六不立則五無配也若以十
配五則十者遠而在乎三世之後也不能以有所待也
故五者陽之盛也六者陰之極也天地之中合五六而
已其進而為九為十即其為一為二者也雖謂為九為
十者亦退可也何也由六以降也自其始而觀之則五
者自少而壯之候也自其既合而觀之則六者既中而
昃之候也進而語其生之序則十者其盈也樂之皦如
繹如退而語其生之本則一者其減也木之必歸於根

也而非立中數以準之則無進無退也無進無退則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者何從而知之也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蔟者亦何從而知之也故黃鍾者四面而輻湊者也蓋常論中無所不在自縱横而言之南者愈南北者愈北各不可得而合猶適燕者必背越也使先立乎中者則少南少北者從是而見矣不必極所至而言之而分寸不可易矣故其道貴中昔者吾嘗欲觀天地之中而不可得也蓋候於寒暑而得其漸至者焉漸積

而中中降而漸雖其極至於冰炭之相反其暴至於潮汐之不可以瞬其移也不能以寸其應也可前知其然也人者與大化升降而不知為之有聖人者參天兩地而天地之情見矣參兩而五也二三而六也其二三者猶其參兩也凡倚於數者不得不參兩也莊周之徒有見於滋而後數而卒墮於虗無乃認夫聲之忽微以為配故曰一與言為二知一之有二而不知言之非他也意者一與一為二而周末之知也復有證於理者曰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然而三者何也即其為一為二者也二合而長子生焉其自三而往者雖巧歴不能知也然則三獨無配乎三二合而為五一配五而為六其自六以往者亦有窮乎此所謂十也而非窮於十也數之自一而五猶卦之自震至乾其數順也數之自六而十猶卦之自巽至坤其數逆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中者其順逆往來之會也天地一噓吸也河圖洛書一體之不言而喻者也故以五為中則六不得與於中矣以六配

五則五之為中者猶未定也一虛一實參伍錯綜而無形者形無聲者聲矣彼以五為聲六為滯於形者非惟不知參伍錯綜之變亦不知配合之理與對待之數者也中之為物豈直數而已天地之道離虛坎實不知其變而玩其象則河者其離乎洛者其坎乎其不離不坎而無往而非乾坤乎易之中也曰二也五也不知其變而玩其占則五者中也六者其上之位乎其中不在五上不在六而猶在二體之間乎易逆數也隨時變易之

謂也不四面求中則中不可見必四面求中而曰中在是則中者亦滯於數矣故夫五也六也所以測之者然也若其參天兩地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無往而無此中也故論律以黃鍾為中而黃鍾始於子子非中也其由黃鍾以往無一而非黃鍾則亦無一而非中也有善為數者以其六也從而六之而得三十六焉即自一至十亦無往而不三十有六也是其數也然則其用六也六者其中五者非中乎曰非然也

學易可無大過論

易道至中而止而中難言也天下之事莫不有中而智者常過之學至於聖人則以身為易者也而何過之有然聖人之心猶以為過焉者何也嗟夫聖人之過其非智者之比也其道則中矣而一念之初猶有所擬之而後動而其時其事未能無槩於予心而勉焉以立於中道則其志亦過矣是嘗過而後得中也而非過於中也固亦未嘗過也而聖人則自以為過矣此非人之所知

也是過也過於心而非事之謂也因其事而遡其心則聖人之過正自不可無者而聖人則曰吾令而後其亦可以免矣則其無意無必而無不自得者固亦可見至論其為易則聖人之於斯世也決矣由令視昔則皆過也惟聖人自知之知聖人之心者知之而謂聖人為無過者亦未為知聖人也學易可無大過嗚呼自中道不明而後之君子往往認過以為中矣或出或處或語或默使皆如饑食而渴飲則雖聖人與人同也而未足以

為異也故有反之而後名節立而中愈遠矣原其心未嘗不至於道就其所立而亦未有不自以為時義適當然者而自聖人視之則正其過也人人以名節先乎其心而認過以為中矣每見史傳間特立獨行者使人想望而不可及信矣其不可及也而豈可常也哉惟中故庸庸而萬世不可易斯以為不可及矣而中難言也其過也未有以為非易也而未必中也於是有束帛賁之而舍車而徒者於是有恒其德凶而浚以求深者於是

有壯于前趾不勝而不悔者於是有蹇之六二而高不
事之心者學道無聞而制行無節其流弊一至於此而
世之學者方且深歎而極慕之不知聖人復起其出處
語默亦即吾心之所安固無以異於常人而萬世不可
易矣然則聖人何過也而假我數年可無大過之歎又
何也噫夫子之過則有矣而非後之諸君子之過也於
是又有以為夫子之謙辭而未嘗有其過者亦非也易
在夫子以夫子學易而猶有過吾不信也自夫子言之

則循其初意亦非有佗焉而不存於今者而亦必謂之過矣此非後人之所知而夫子自知之爾人之言曰衛靈魯哀之見在易為隨公山中牟之欲往在易為需去齊去魯之時在易為豫固無一事之不合中亦無一日而不用易然而此繫易之易爾非夫子之易也夫子之易玩於心而其過也心獨知之易之言出處者其槩也而精義不若是中者易道之極也而中難言也固有昔以為中而今見其非中者固有不天不田以為中而二

五為非中者而夫子之過亦不在是也夫子之過直在於一念之初擬之而後動者及其動則中矣而擬之之始意者其不能無過也而非人之所知也故常常而念之曰吾令之見其猶昔乎其又有愈於昔者乎昔固未嘗非也然可以仕則仕安知可仕之時不猶有止之意乎可以久則久安知可久之時不猶有速之意乎是吾過也而其過在心矣嗟乎此非學者之所知也而惟顏子知之故夫子謂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所謂是者何也用而行則必有是矣舍而舍而
豈必其有是而後能藏哉是聖人之心而學者不知也
不知其心則不知其過宜也聖人何心也其未嘗不志
於用也不用而藏豈予心哉蓋至於不復夢見周公而
後安之耳故夫子曰吾令而後可以無大過矣此用舍
之決也而其於易何如也且夫子之於易也老矣於令
而後以為無過則昔之過果安在乎即其舍而藏也為
得則其用與行也亦必謂之過矣夫子之於易也其知

之矣自其適齊以至於反魯也抑嘗筮而後行乎其行而後筮乎使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其於時也為屯為剝其於人也為睽為否為困命之矣豈待獲麟而後決哉然而終不敢忘周公之志周流其身也有占道焉而非占於易之謂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易之道固將與我為無窮而天地之運陰陽之數固將於我乎卜之而春秋之作不作特未前定也此聖人之盛心也而其過亦在是矣太史公曰夫子晚而喜易非也蓋晚而繫易而尤

拳拳於出處語默藏器待時不俟終日者三致其意焉
嗟乎吾過矣吾過矣吾今而後可以無大過矣而於世
道為何如也嗚呼易者中也出處者人之所自知也以
聖人用易而猶自以為過是欲中焉而不可得也而世
嘗求其過也故耦耕荷蕢之流未嘗不以夫子為過而
耦耕荷蕢者之過則夫子有所不為也出處一中道也
中之過也直在於從容與不從容之間耳而非彼之謂
也後之君子不為耦耕荷蕢猶可為也甚而為沈湘為

黨錮亦以為時為義為名為節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而聖人猶以為有過也人能知聖人無過之過而後知諸君子葢過之過也

責難陳善閉邪如何論

致君之學談者能之亦談者病之世未嘗無聖賢之君也有聖賢之君出而不嚮乎道不志于仁者有君無臣故耳人亦孰不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學莫難於理

欲之辨而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不知因事以感移其意而槩焉談道以為高則道與事始扞焉而不相合及其不相合也曰吾既責難於君君不能行吾道也則為是君者亦誠難矣昔者聖賢之告其君者未嘗有甚難之事也人皆可以為聖賢而聖賢必人之所難則亦何以責之理欲同行而異情為彼則易而為此則難因其情而善道之使之為此而不為彼而可以為難矣責之以堯舜則難而語之以善則易充類而至亦責之以甚難

也而吾之致君則有其道矣昔孟子之致君蓋如此人主有可為之資而其臣無致君之術此古今之所共歎也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徒聞其語不知所以為帝為王者髣髴何似則往往棄其身而自謂不能而茫然遐思千載之上千載之下徒深嘉而極樂而儒者又從而贊之其相與為欺與謂其君不能者同罪而自謂責難之道固如此不知帝王復起君臣父子其不與人同者直在盡分與不盡分之間爾堯舜三王豈與清虛寂

滅者同事而必可望不可及哉所謂責難者非謂舍彼所易而擇取夫人之所甚難者而强責之也人未有不可為堯舜而為人臣者不可不堯舜其君以後世之君而堯舜之不可謂之不難以堯舜之道亦與人同則亦不可謂之難責之以難謂當責之以堯舜爾而非難堯舜也責難於君蓋自有道陳善閉邪衆人之事則然以衆人事之而以堯舜望之尚得為恭且敬乎非然也即衆之所能而堯舜在是矣此致君法也嗚呼致君之學

不明而後有其君自棄而謂其臣以度吾所能行者有震於其名而必不可復而謙遜未遑者有安於汙陋而喜其臣能恕已量主者有淺功近效之不繼而但望其如即位初者譽古太高而格心無學其失望一至於此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於其君不以中才望之也無逸之書上不及於堯舜精不及於執中怨詈之辭稼穡之事必使之為此不為彼後人為成王者固甚難矣其所以變易其邪心者正在家人日用間而其事蓋甚易

也孟子一見齊王而許之以王齊王欲然於不能進則
亦自知其難也好勇貨色雖患淫邪之人不褻於此矣
仁義敬王正君國定其說宜如何而尚遷就而為之辭
惟恐其不好若策士之游談者然文武之事茍能充之
亦一變至道夫孟氏之所謂責難蓋如此則隨時感移
其君之意豈非千古之明法歟而高談唐虞自比稷契
者聞其說而畢之嗚呼大道之要不聞至治之澤不流
堯舜氏之不作志伊尹之志者終無所施耶由周公而

責難有其事由孟子而責難有其說顧其用力之區區惟在於陳善閉邪而他無責難之可講自是以來儒者責難之論多而陳善閉邪之策少豈皆志其道而不屑其事耶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儒者之論類如此嗚呼後之君欲為堯舜者其亦何若而可

武成二三策論

言有大而無證衆人信之而達者槩之夫事之出於古

聖人者固衆人之所信者也出於古聖人而又出於古
書之所紀載此豈有一毫之不實者哉而聖賢顧姑取
其大槩而不敢盡信者何也嗟夫自古書行而有願其
無書者矣生乎百世之下徒見洋洋紀述布在方策而
一時之事實得而知之一時之事實既得而知而後來
者方取此以為名執此以為信夫固曰吾有所受之也
聖賢欲破其說而不可獨想像當時之槩庶幾息兵安
民崇德尚功之數事猶若古聖人之為至於哆然自詭

常有喜功好戰之心則稍有識者有所不敢為矣曾謂聖人為之乎竊意出於一時紀載者夸大之辭而不知為他日無窮之害向使其親見末流餘弊之極當亦自悔其言之過也故吾於此誠有所不敢盡信也非不敢信也事果出於聖人而有弊於後世則吾猶將屈聖人於不足信而况未必出於聖人者乎則亦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夫武成者好事者為之也故其言大而無證此蓋衆人之所共

信而識者之所深疑也不然孟子何獨於武成而止取其二三𠍿蓋嘗以人情推之竒聞異跡得之於故老之口史傳之間雖茫然無證而感慨動悟如見當日至於里閭鄉井之近事有出於尋常之外則雖耳目之所及接而每有且疑且信之心無他其所貴者以古也文字之古莫古於書而書難言也夫書者史也此出於一時臣子求聞其君之心而非以為訓也後來者貿貿焉執是以為用則亦以古貴也嗟夫書之為物有善用不善

用百篇之中其可以為萬世大經大法者條目有幾有十六字而可以為百世之師有數百言而無補於盛衰存亡之故若習其一句一字守之如律惟恐不能用則所載衰世之事亦或有取而用之者矣又況夫書之作也遠矣其辭意之出於先王與否皆不得而知也百世之下千載之遠惟見故府流傳照映方册闕焉異代自非身親目覩何由知其故其中雖有流於夸入於矜者讀者亦不敢以矜夸待之也大抵人臣之於其君鼓舞

一時之盛其矜之夸之者不能免也而豈料後世執之以為法哉仁人君子有意於斯世使聖人之言其末流積弊猶將深懲而痛抑之況其未必出於聖人者乎又況出於一時之矜夸者乎蓋嘗觀吾夫子之論樂也謂武為未盡善焉夫子之以為未盡善者非謂武王之心有所不滿也亦非謂有司之失其傳也其所以深嗟而歎惜者其意深矣夫君臣之戚家國之感此宜流涕道之而猶有餘憾者也令也總千山立發揚蹈厲與歌詠

太平之盛者無異每使聽者有洋洋然不倦之意此則作樂者之過也嗚呼武王之心質之百聖而無愧而武王之事常為後聖人之所疑何哉其樂矜其書夸故也夫以其矜以其夸者示後世而使後世企望模倣戕民以逞則武王之心諒亦不願人之矜之夸之也故夫子不滿於武樂孟子不取於武成蓋嘗取武成而讀之而知孟子之言之信也夫紂雖大惡蓋嘗北面而事之令也不得已而起兵此宜咨嗟歎息自咎之不暇而祭告

山川之辭乃有聲其罪而誅之之意皇天后土其謂斯何武王決不為此也此不足信者一也天下已定此宜返於故國聽天下之所之以待朝覲謳歌之屬而柴望祭告指麾諸侯前徒倒戈戎衣一定之語何其矜也武王決不至此也此不足信者二也仁人之兵不血刃令也何其血之流杵也推此以往蓋愈不足信矣孟子生乎戰國之遠讀其書想其時如見當日麾斥鼓舞之盛固亦不敢不信亦不敢盡信約略千古懷思昔人獨於

其數事深致其意焉放牛歸馬散財發粟者其一也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者其二也他如爵土之分喪祭之重功賞之定若此三四事髣髴類是定商開周時事其規模大槩雖不止此而反覆數百言之間庶幾四五亦使斯世斯人知夸大之辭不足信聖人之事自有體猶或識古昔用兵治人之槩斯民其殆庶幾乎或者曰百篇之中何獨於武成而疑之深也嗟乎此史官之筆也書雖盡出於史官而史所稱數句而止獨武成曲折上下

皆其形容模寫之筆其初欲夸聖人以震天下使史臣有知亦必自謂其言之過矣然則夫子定書之時何以不刪曰非然也秦魯一言之善猶將繫之帝王之後況有二三之策足取耶而況夫子於書未嘗刪也嗚呼書難言也武王之事偉矣不見於詩而見於書抑有說矣而難為言也異時周公獨嘐嘐然曰文王文王其辭之及於武王者一二而止甚者或闕焉而無聞蓋其說愈長而愈難言也獨奈何信其區區之空言而使來者受

其實害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欲滅此書而不可得也或者又曰孟子何以不責備於湯噫湯常有慙德於此矣古人風氣樸厚未知諛君當作何語故其書猶有慊然退託交相警勑之意焉嗚呼觀於此者亦可以知世變矣

中興志能之士如何論

人才未嘗無抱負也其用之則存乎上之人焉夫當事變艱難之日此正人才功名之會然不世之功非人之

能自立也顧上之人用我者何如耳得人而不能用也用之而不當其才也當其才而不盡其才也皆不足以得英傑之士而成中興之功何者天下未嘗無人才未嘗無志而不能自為能也能以用而見不用則雖能者亦不能耳幸而用之使得以功名自見而乃用踰其才彼能戰也而使之謀彼能謀也而反使之戰才不稱職則亦皆不能耳及其用之而稱其才任之而得其職也又不終日而去之不待成功而沮之此特愈於不用

者耳其實亦不能使能者自奮也嗟夫葢世之功不立未必皆無才之過也有其志而無其能固不足以經濟天下有其能而無其時則亦終於泯没無聞而已矣此英雄豪傑之所以不多見而中興大功之所以鮮立也古今中興稱人才之盛者惟曰二十八將然亦適逢其時耳如不遇光武雖具志能復何道以展用哉嗚呼人誰無所志哉閭巷小人一聞有大義之所不安者則拂衣而起切齒而歎直欲捐其力於其間者而從容久之

卒無所措豈其志之不立哉弗能故也天下有恃毛髮絲粟之才奮然挺然將欲有為者邪下有能而上不見用則拊髀流涕特寄之空歎息焉耳用其人而不當其才使其人而不能以稱其用非不用也是虛其用也及用之矣而不能使之傾囷倒廩而或有未盡用之長未盡施之技特愈於不用耳而亦何以異於不用哉此中興之事自宣王以來指不多屈宣王之事業不見於書而獨見於詩昔者嘗疑之矣書紀其實猶夫史也詩則

詠歌之體也宣王中興之事偉矣而山甫若有遺意焉何也百世之下必有智者而未易言也光武其有見於宣王之事乎雲臺功臣參錯歷落如在霄漢之表昔又嘗以星象喻之而復以感會風雲稱頌之雲從龍風從虎用風雲者龍虎也不然風雲雖有為雨之志而無龍虎以用之則其降騰飛揚於太虚之表者不過與遊塵同一漠漠耳鄧禹而下皆風雲之類也禹也杖策軍門已有飄飄欲舉之志及禹與光武卒焉相遇於干戈荆

棘之秋君臣之間有父子唯諾之意而禹即以垂名竹帛者自負其志為何如哉則其平河東平關西識者固知其必能矣雖然禹豈自能哉儻非光武毅然而任之使之東西上下展布其能則誰知禹之為能哉禹亦何自以施其能哉古今之負大志抱奇能者多矣陸沈草野之間遁跡山林之邃不見知於世不見用於君則能者自能耳能而未見於用猶無能也豈特禹哉以太公之六韜而不遇文武不措諸用則八十之年無黄鉞之

在手則亦老且死耳千載之下誰知其能耶太公亦不過渭濵無聞之老叟耳甚矣能之係於用也而况於禹乎雖用矣使非光武一則曰禹二則曰禹惟恐其能之不用也惟恐其用之不盡也則禹如彼何哉觀禹則下之二十七人可知矣故論者嘗謂其賢亮而不盡亮賢於不用而已有亮如無亮也吾於雲臺之功臣重有感者以此彼釣臺之叟清風高志退若無能但欲蕭然於世事之外者亦固各有見也噫

養吾齋集卷二十四

元　劉將孫　撰

說

劉志立兄弟字說

安成鄉先生耕齋之從孫審齋之孫昆弟者三其長者質甚粹意甚慤間以其名若字請曰願有以易之以及二季且於此乎語也予嘉其志遂名伯以志立字之以禮仲以志行字之以道季以志用字之以時而為之說

曰人未有不志於立也莫不有立往往皆有所附託以為重如功名利達富貴光寵雖假之以自重無不足以光曜而非吾之所自立也有所附則立不立者在人而不在我大哉禮也弱者以彊塞者以通求無不獲行無不達特而不倚定而不踰易之哉以禮人生良知良能無論小成大用無一而非行非必得時與名之謂也跬步以往日用之所經營人事之所得失孰有安坐而致者然而不有所守則不能以有行夫道若大路然行未

有不至也以道為闊於事而欲捉出以圖之則旁蹊曲徑前必有所礙而去道遠矣曷之哉以道用在人修在已已有所長末有不見用也然其遲速久近若有時焉制之古今賢哲孰不志於用而不能為時及其時之當用雖疏遠幽隱亦必有推之後而輓之前者曷之哉以時予於耕齋世好也故人之子孫有可以行世之質予故厚望而深賛之其他日有稱於當時寧惟二祖之光亦喜予言之有徵也

蕭益之字説

蕭實堂将以吉日冠其長子進以語予曰斯吾先君子之所命也子其為之字廼字以益之而為之説曰進未有不益也益之道無方進進而不已益亦相與而無疆人患無進之志而已苟志於進未有無所益也聖人推日進之義於益而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天地何心於益特其進也理有不得不然而益隨之如春秋寒暑物之荄甲華實在此者從微至著由漸生頓在彼者日復

日時復時變化繁滋極於生物不測亦自然而然不待
運而揠增而加也故君子於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此真進之道也人之所以自畫者自足而已足心
一生昔之進者不知其已退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者非但已之善與過而已也見人之善喜而慕之見人
之過惟恐已亦有之不待遷與改而進在是矣學問無
止法人物無定體柔可使强愚可使明困而知之勉而
行之與生知安行者一揆況於已見大畧深造而自得

何可限量譬之為山一簣以往有九仞之理士別三日非吴下阿蒙推而上之顔何人哉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吾見進之為人也静重而安和從容而謹度其質美既可喜而朋友間誦其造次賦詩皆出人意表是能進者也故舉益之義推君子之為聖與賢與天地生生之理三祝而望焉益之勉旃

王深道字説

王深道分教杭州遇僉憲上黨張公蘇閩使江以書来

為深道問字說於余抑君既知道矣其深之又深任君
之所為他人何足以資哉人未有不繇淺而入深也自
其初所得或於利或於義或於智術或於功名一念之
好推而至於嗜欲以至終身忘返不期深而自深及其
深也如井泉者有之如江河者有之如潭洞者有之而
皆不自知也惟道味本然無可欲而知之樂之其深也
皆非他所謂深者優柔厭飫其得也於心其源也廣胖
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至是則不知道之何在但覺左右

逢源不可得而測君他日造斯境之趣必以予為知言未必不以予為淺也

徐剛中兄弟字說

心易徐氏於予家三十年之舊日與長公會於劍侯李集賢所而其長子實来旦旦而相從愿而文通而知方予問長公其名字何長因請曰迺心易之初得孫也以麒命之今兄弟三人有七丈夫子願有以易之予謂心易之易其所以纛于而家興于而子孫者在此其可忘

諸易莫貴於中爰取中以為七子之名而以心為其字
蓋以王父字為孫之稱於禮而合於家學而宜則為之
說如緜辭以寓祝規其一曰剛中字以立心剛德之首
其用以中匪剛不立惟立乃功天地以心而寄之我任
重道遠不立而不可其二曰純中字以潛心陽之欲純
言德無二研幾極深乃潛之義惟潛以求乃得其純貳
二參三戒之用欽其三曰粹中字以誠心粹之與純德
同體殊純如潔白粹則瑾瑜緜其不雜以乃成質大哉

誠乎服膺無斁其四曰守中字以正心多言則窮三思則過事各有中正不可破爾正爾心守而勿遷吉凶悔吝昭然吾前其五曰行中字以恵心用之則行無過不及有孚恵心動罔不吉我行何如惟恵之知毋悶鉅細念兹在兹其六曰得中字以養心易君子謀患不得中剛柔正應慎擇所從有得不得毋失其養用心之過於中則輿其七曰謹中字以存心慎之慎之易所以教中如射鵠謹則有效以此存操不失其正闇室屋漏如臨

神明是七詞者用不可既匪我言費爾祖是式寧惟爾祖四聖爾畀曰中曰心一言以蔽至大庚戌孟夏月四日紀

顏曾省身字説

吾友顏寄窻名其子曰曾字之曰省身遠徵予為之説曾者因其所自出也予笑曰父顏而母曾以是為姓若名褻矣復有美於此者乎洪此章為曾子用功處易知易行而莫能知莫能行舉世莫不知省身莫不言省身

而誠於省者何人也省者自省而人何從知之哉此章兩吾字上之吾者外吾也次之吾者内吾也省者吾動心處也身者吾之所行也古人心即身身即心身心一貫故内外表裏無異觀後来岐身心而二之於是知行為兩事踐履學問為殊塗言之非不一也講之非不一也而判然者不可揜也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其斯之謂歟省者警於心而無迹身之有無自忖於心而無形夫能使心常在於身而身不違心則純熟

如一動靜交養安而行之矣特立言不以二吾則不嚴不曰身則省者心而未徵於行此曾子之所謂魯而魯之所以得道之傳也猶記往年見晦庵釋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一語初本心作身葢易簀前數日始定為得於心而不失故竊以為身即心心即身語為不悖而粗有益正所謂腔子裏者也乃以為省身說而贊之辭曰知不能行亦何用知人誰不知行者幾希以心為身即身即心心不離腔復禮為仁淵與同悟易知易行三省

而篤四勿而誠性與天道孰不得聞無行不與觀茲循循爾姓維顏爾名維曾悟其一貫豈繄異人時而内省身不離心動静不違表裏交正

茶陵譚壽昌字説

吾友尹見心書從茶陵来稱其從游譚壽昌之力學所為詩文知方誦吾家先生講著議論如身受教迺師錫之字曰履常亦取魯頌中語而未有説也子陳之何如予曰美哉古人以壽為常後世以壽為異以為常故壽

者本然之理昌者自然之應所知者守吾之常道而已以為異故壽者如有他術昌者如外有挾於是神僊方技服食修煉與夫智力變化巧詐馳騁神出而鬼沒駕虛而翼偽雖才明賢智大儒先生亦不能不眩以不惑而所以壽且昌者遠不能及古人之十一又以為若有所制而非人之所能增損嗟乎不求之常而所望者皆非常之福矣豈不惜哉詩於祝辭未嘗祝富與貴也直祝壽祝子孫而已矣富貴者外物也壽者我之固有子

孫者理之必然此不待求於人而獲者也吾有其才故為人所賛富貴自不於我乎捨惟其年有待於無涯不必倒行而逆施惟其後可傳可繼不必驟興而忽仆壽而昌豈非可欲哉人惟覬倖於富貴以力之可致者為常有乃以壽與子孫為付於天者為不可必道悖於古而行自絶於天履非其所當履而常者為不常矣惟君子樂天而知命履安蹈常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是道也惟學之深造者能得之否則外物之變遷猶未有定也履

常之才方大肆於學於是必有所擇矣

薛超吾字說

大行薛君以昂夫為超吾之字既稱於四方聞於大人君子過廬陵猶歆然問於須溪劉氏之子曰何如則其質溫而器廣其進進不已也如此余惟隋唐而降名若字類失古意近世逾甚特摘取陳言一二以為媲於義無稽於祝規無當蓋欣然於昂夫之異乎流俗之選也昂夫復請曰吾稱之有年矣顧未有說吾子於此乎語

也然則復之以說曰人未有不志於昂然一世之上也然貴可以先人富可以上人名可以欺人事功可以加人而其人品高下有不容不異觀者非其才力有所不及也其所自立者往往未超耳人不能不在人間亦豈不志於用所謂超者不必皆與人爭也彼以人超人所超者亦特斯人止耳而吾安在也超者以吾而不借於人廼得吾之所以為吾者焉宇宙事物為我用而不我累即皐夔周召之業時出之亦不以易我故其聲光倍常

使人瞻望欽聳如異人絕世是夫也其昂也吾也莘野之囂囂萬鍾千駟不足以浼其介東山之几几四國流言不必以嬰其心張子房處秦柔項不戀人間三萬户想像赤松黄石於穀城之下諸葛孔明成都桑田之誓不使分毫有增於草廬抱膝之日謝安石東山高蹈之志王茂弘葛巾東第之懷李鄴侯靈武山人之興此其人既已捐其身係其名而縻其事矣又非能挈挈以為高也然所以表然稱一時而名千載乃或在於功名之

際才德之外者非其風度志趣樹之人心有在此不在彼故自趍耶彼公孫丞相卜大夫胡廣趙戒乘時得志豈不三公文學政事耆年厚德又豈不有聲於世而百世之下且擯之於羊豕之間而鄙之於糞土之賤也則人亦何可無以自異哉雖然表表者不一二而若彼者滔滔皆是也亦安得不以為戒也以昂夫之材之立而名軒以野鶴自處如逸民其所以養者稱是德矣重為之贊辭曰

富貴自有勳業餘事其體其性浩然天地吾無上人人自我下我揮鋤金彼拾棄馬光風霽月金錫圭璧固不即人人豈舍之一世之芳千載而長顒顒卬卬萬夫之望

蕭煥有字說

方厓御史之美子以乙巳生丙寅行冠禮名從父命以文而不忍更也賓贊字之煥有子以故人往賀焉客舉其今日酬謝慶禮之詩句意不凡予取而視之信請觴

祝之容曰字則然矣而未有說予言之子固愛其才喜其有立亦安得而辭則為焕有告曰此夫子之文章也一言而可以盡文之妙者焕而已夫子雖以此形容堯之盛而非特為堯言之也乃言文章之道當如此也非夫子亦莫能表而出之也夫子未嘗言文子貢雖以為可得而聞而亦不能得之於言夫子於此乎語之而文之道可睹已繁星麗天天之文也草木華葉地之文也文未有不焕其焕者必不可揜者也焕之為義所在而

見之無所往而不有而亦無所見而不新也辟之火焉自其微明以往煒然曄然不待於人力之助而勢莫能閼物莫能沮其道與日月而並乃日用之所不可無而世道之所不容闕也斯文也所謂與天地並者豈但言語詞藻云哉言語詞藻其一耳小之而威儀動作充之而禮樂節度大之而黼黻皇猷功鼎彝勳金石何事非文而何文不有有其體未有不見於用也東坡謂文章如精金美玉不可使在瓦礫中亦謂光氣不可泯沒夫

文字猶若此予期煥有素矣其矯厲自立不待令而後稱成人也豈惟子服氏之有子亦且幸臧孫之有後故推斯文之大者贊之念哉煥有若方厓之所立視平林光遠而有燿者也繇平林而至煥有五世矣盛哉人且於煥有觀焉

外孫吴更生名說

吾長女歸禾川吴氏亦望得子名更生葢父母著其喜也朋友能文詞者皆為更生言且載其幼慧蚤知之槩

亦望錄以來諗求一言以嘉惠斯子千里外雖未得見
欣喜願望為何如也獨不復為更生遡其初以為更生
既更生矣祝之之道自生而來日進而不息者長上之
為汝旦旦而幸之者也夫更生者未有如日月者也晝
夜之所生者光景常新其所以使人瞻仰而不厭者新
之道使然也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曾
子取以為大學學問無止法致知格物無盡理功名事
業無極致人物議論無最品前之所立者以為無以加

矣後來者又有過之者也古之所有者以為不可幾及矣又安知今之不古若也故立志者志於日新日新者日日而生也夫日生而不息何可涯哉生民之初推后稷以為配天之澤而求其初生一粒之播種耳一粒在地而亘古今窮宇宙今年而千斯萬斯明年而萬萬億及秭皆自一粒者基之此之謂生意人生能言以往承家者在此焉亢宗者在此焉大其門者在此焉稱於鄉於國於天下者在此焉昔漢名卿稱劉更生以博學文詞

忠言直節冠一時而芳千載至於今有耿光亦一更生也汝其念哉汝祖蒙庵盛德宜有後況為吾家外孫太史公之文印如有所待斯言以志喜以屬望成人有日吾之所以為汝言而發汝之才美者何有已也

善有說

予嘗觀於稼而油然有感於詩人之善頌也其初蒔也芊芊綿綿者平疇一碧清風泛之如水之微波及其芃芃而入望也光翠欲流暉陰動盪近浮而遠眩計宇宙

間之嘉景大美鉅麗未有過焉者也青青而可玩者惟
芳草爲然顧其連天而極目固騷人之所懐而曠野之
湫莽一無苞穎之實若雨露之生息晝夜之涵煦以日
以月而歳功收萬寳成往過來續沛然而莫之禦者獨
在此孰非種也有待之年者焉有待之世者焉種而穫
穫而恵斯人之生善其能若此者乎果之實也以株計
蔬之實也以枚數若一粒而千斯萬斯自后稷以来天
之降瑞長千古而爲生生又後萬世而不可涯也世世之

所謂寶或得而有之是有之而已也雖千金之富藏之百年千金無增也而此之有者年可望而歲可期有其能若此者乎故詩之詠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於其始而必其終觀其易其長而善且有者在是矣以立作屋於田間每於焉觀稼數輞川午橋以莊居之展其壁求吾名且為之說吾因取善有名之而著其說夫豈惟稼為然哉人之美質未有不若此也物有所不通而人為最靈麒麟鳳凰珠玉寶貝豈不得為善瓊廚金窟丹

穴銅山豈不得謂有若推吾之所謂善充吾之所固有
火然泉達混混乎有本者如是而彼抑末矣稼者一歳
而一成也人者一念而千載也東坡説稼有取於富人
之異於常者是猶有所分也吾故舉詩人之美辭發其
命於天者以擴之延祐丁巳重九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黃　維